

风物 深度

爱欲录：亚裔酷儿聚会巅峰，Bubble_T的纽约地下派对

为何在美国成为同志，就不可以在粤语金曲里挥汗如雨呢？



头顶清宫头饰，身著裸色绣花连体衣的菲律宾裔变装皇后K Rizz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vo

特约撰稿人 林知阳 发自纽约 | 2021-03-28

酷儿 亚裔

2022年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11:00 纽约时报中文网 您订阅的报章将在每个星期一

2020年1月25日，星期六，大年初一。距纽约发现第一宗新型冠状病毒病患尚有五个星期。

暴风雨前的繁弦急管，一切如常。

地下派对圈里，布鲁克林区知名夜店Elsewhere中，近千人正沉醉于一场独特的狂欢。远远看来，这似乎是城中的夜夜笙歌，但霓虹铺射间的漆黑舞池却并不寻常：今晚墙上的装饰，是艺术家庄志明的书法作品，舞台正中是音乐人Clara Lu弹奏古筝，亚裔变装皇后Dynasty顶著金鼠头饰款款而出。这是亚裔酷儿群体Bubble_T举办的农历新年化妆舞会“Rat_Royal_T”（鼠年皇家T），也是当晚纽约最热门、一票难求的地下夜场。

派对参与者们多是亚裔酷儿。菲律宾裔变装皇后K Rizz登场，头顶清宫头饰，身著裸色绣花连体衣。她双臂舒展，张开身后维密天使翅膀般的巨大正红折扇，上书“龙凤呈祥”。越南裔变装皇后Yune Neptune则一袭亮片，头戴青蓝相间的帽子，灵感取自家乡传统服饰。“中国红”的色调和梅艳芳粤语版《Stand by me》中，旗袍、发簪、中国结、荷花图样们在Elsewhere构成了一片东亚符号的海洋。美国主流叙事里的东方主义的标志，被大家化为己用竟并不突兀：中国结制成的手工肚兜，五瓣梅花贴乳头，金鼠头饰做成变装皇后的面具。流动的性别和迷离的光线里，这是一场亚裔酷儿自己的派对。

鼠年就要到了。

过去几年间，亚裔酷儿群体在世界各地的聚会蓬勃发展。Bubble_T的2020新年聚会正是这一风潮的巅峰时刻。





亚裔酷儿群体Bubble_T举办的农历新年化妆舞会“Rat_Royal_T”，在布鲁克林区知名夜店Elsewhere上演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do

“突然间，全场鸦雀无声。”派对的官方摄影师Alexandra Cuerdo回忆道，“只听Florence + Machine那首《Dog Days Are Over》落下第一个音符，全场一下子燃烧起来。我又感受到了那种看见自己，重新找回身份的感觉。”

舞台上的皇后揭下面具。人潮向她涌来，Alexandra在一角狂按快门，也顾不得哪张照片更好。“那一刻，能让人真正地感受变装秀（drag）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力量，”她说，“舞台上的表演本身，就是行走的评论，回应著我们作为亚裔、美国人、酷儿的三重身份。”

过去几年间，亚裔酷儿群体在世界各地的聚会蓬勃发展。Bubble_T的2020新年聚会正是这一风潮的巅峰时刻。

可那时谁也不曾想到，美国、亚裔、酷儿这三者，都即将面临巨大的挑战：一个半月后，新冠疫情席卷全美，纽约封城；包括Elsewhere在内的夜店与餐馆，都进入了超过一年的挣扎冰封期；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，也伴随时任总统特朗普的“中国病毒”说法尘嚣甚上，在过去一年内飙升了150%。

然而，Bubble_T所揭开的风潮，还远未结束。





越南裔变装皇后Yune Neptune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do

成长于中港日韩文化里的他，完全不熟悉殖民主义范式里白人主流同志文化是怎么看待亚裔的。

起因：“亚裔”“酷儿”的两座大山

Bubble_T并非史上首个强调亚裔身份的地下派对，但它却是为数不多进入欧美主流视野的文化事件。它的兴起，说起来也简单直接：2017年，五名身在纽约的亚裔酷儿艺术家，不约而同感到纽约同志夜店实在缺乏自己的空间。五人一拍即合，组织好友相约聚会，未想到越做越大。

“一年又一年，不论是去布鲁克林还是曼哈顿的夜店，都难以感到百分百的归属感，”Bubble_T发起人，化妆师兼驻场DJ Stevie Huynh在受访时表示，“之所以还去那些地方，真的只是因为那是唯一提供给我们的场所。”

Stevie所描述的空间，可以轻易跨越国界，在世上许多同志夜店找到：挥汗如雨的肌肉猛男，欧美同志天后的劲歌金曲，在饥渴的欲望和躁动的不安全感里，大家寻找的似乎都是同一件事：

“特定的某种外形，某种文化背景，某种生活方式，”Stevie说。

而“亚裔”在这个语境里，始终都是一个“他者”。但要真正理解Bubble_T亚裔地下酷儿派对的兴起，却必须从亚裔群体在欧美世界充满交叉性的处境说起。

首先，美国语境下，“亚裔”作为松散而流动的民族概念，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历史学家市冈裕次首次发扬光大。而在此之前，社会还是一般以“东方人”（oriental）称呼亚裔。尽管这一群体包含著东亚、南亚等众多不同族群，但在数十年间的发展过程中，该身份始终离不开“永恒外国人”的标签。不论亚裔是否生于美国，如何吸纳文化，大多数亚裔人群直到今天也仍然要面对“你究竟来自哪里”的日常拷问。

尽管社会经济条件相对占优的，亚裔作为“模范少数族裔”，依然是主流之外的“他者”，面临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化。最典型的悲剧，莫过于近来针对亚裔的亚特兰大枪击案。一方面，亚裔性工作者的生存与生活问题在主流世界长期被忽视，另一方面，枪手却宣称自己枪杀受害者是在“消灭性诱惑”，这与主流文化里百年间对少数族裔女性充满性欲的刻画不谋而合。

这种“他者”视角，在圈子更小、竞争更为激烈的同志群体里，甚为突出。

新加坡裔学者Eng-Beng Lim初到美国时，导师问起他如何看待白人男同志对于东方伴侣的想象与性趣，

他不林櫻桃 成长于中港日韩文化里的他 完全不熟悉殖民主义范式里白人主流同志文化是怎么看待亚裔

他不示愕然。成长于香港和台北的他，无主个熟悉殖民主义和去殖民主义加回恋文化是怎么有付亚裔的。

这种审视，一方面植根于亚裔身份——尤其是亚裔男性——在欧美主流叙事中的边缘化：交友软件OkCupid在2018年统计数据表明，亚裔男性所收到的回复在所有种族中最少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把亚裔排除在“正常”叙事之外，更是大家经常要面对的烦恼（“你说你是美国人，可你究竟来自哪里？”“你在亚洲人里算好看的”）。甚至在Grindr等交友软件上，时常有人直接在简介里写道“No Asians/No Rice”，直接回绝任何亚裔的信息。



亚裔变装皇后Dynasty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vo

亚洲男孩柔顺、天真、纯洁，是被凝视的客体。年长的欧美白人则是拯救者与领导者。这种“主人+侍从”的范式，在反复上演的过程中被不断内化成自身的追求。

边缘化的另一面，则是另一部分人对亚裔的迷恋（fetishize）。这种充满后殖民的底色的凝视，在欧亚跨种族交往中屡见不鲜。同志圈中，俚语“Rice Queen”指的就是对亚洲人特别偏好的非亚洲男性。与之相反的，“Potato Queen”则是对白人有特别偏好的亚洲人。在这类想象中，亚洲男孩柔顺、天真、纯洁，是被凝视的客体。年长的欧美白人则是拯救者与领导者。这种“主人+侍从（houseboy）”的范式，在反复上演的过程中被不断内化成自身的追求。

Eng-Beng Lim在研究这一话题的专著《Brown Boy and Rice Queen》中写道，“……白人与原住民、男人与男孩、糖爹与宝贝、主人与侍从……二十五年来，我极为幸运地对这些同志种族性癖一无所知。”

“有时确实觉得作为亚裔同志的成长经历，像是顶著两座大山(hit by a double whammy).”Bubble_T的五名初创者之一，Paul Tran说道。

再加之欧美同志群体的审美标准，文化产品几乎都被白人所定义，作为在欧美世界的亚裔酷儿，往往不得不直面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。



Bubble_T派对中的参加者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vo

不论是被无视还是被迷恋，都是在白人定义的同志世界里被注释。这些看似自由与解放的同志空间，要拥抱它们，却必须牺牲另一部分的自我：难道投身同志夜场，就注定只能跳碧昂丝和Lady Gaga？为什么不可以跳梅艳芳、王菲与关淑怡？识讲粤语的美国华裔Stevie不能释怀。为什么选择同志夜店，就必须强制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？——自己作为亚裔与移民的身份并不会被夜场的他人所看见？

也正因为此，美国的亚裔酷儿几乎没有自己的社交空间。以纽约为例，城中同志酒吧较为分散，也有西裔、非裔的酒吧散落在布鲁克林与布朗克斯各处。但现今知名的曼哈顿城西的Hell's Kitchen区，同志酒吧依然全是白人文化唱主角。亚裔人口更多的洛杉矶，唯有酒吧Rage，多年来每周五是亚洲为主题的“GameBoy Night”（这名字本身就有些令人小有不适），现今已因疫情关张。而这唯一的亚洲之夜，也毫不意外地充斥着令人不自在的目光。

“我19岁时常去Rage的亚洲之夜，觉得那是唯一还能找到归属感的空间，”一位过去的Rage常客表示，“但还是总能看到一群老白男性逡巡于酒吧里，对Asian boys虎视眈眈。我会想，这就是我在这里被人看见的形象吗？”

而Bubble_T这类地下派对的诞生与繁荣，靠的就是这些不被看见的人群：不想成为凝视客体的亚裔男同志，被gay文化包围的拉拉，性向流动人士……不愿被“主流”同志文化收编的人，想要寻找自己的派对。

但真正触发Bubble_T的导火索，则是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。

“我当时走过著名的石墙（Stonewall），都能看见人们在哭泣，很难想象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价值，即将遭受重大的冲击。”

发展：流散人群的安全空间

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，对于亚裔酷儿群体不啻双重打击。一方面，从参选到上任，特朗普不断释出各类反移民、充斥种族主义的讯号，而对种种白人至上主义则绥靖纵容。另一方面，积极推进共和党保守政纲的特朗普，上任后颁布一系列直接损害LGBTQ人群权益的政策，譬如禁止变性人参军，取消保护性小众群体的反歧视条款。

“我当时走过著名的石墙（Stonewall），都能看见人们在哭泣，”Alexandra Cuervo说到，“很难想象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价值，即将遭受重大的冲击。”

对政治现实的抑郁失落，直接在2017年催生了Bubble_T的首个聚会，在威廉姆斯堡附近的小酒吧The

Rosemont, 参与者二十余人。



Bubble_T主创者，常驻DJ Stevie Huynh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do

“搬来纽约之后，我接触到华裔、越南裔等不同的朋友，把每个人的文化碎片，带有敬畏感地放在一起。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”

Stevie担任DJ。舞台设计师Nicholas被朋友怂恿，从工作室拎著一袋道具直接来派对布景。两三场聚会下来，参与者越来越多，必须转移到卖票的大型场所。一年以后，二十余人的朋友聚会，转眼就受邀在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 PS1开展新年派对，成为纽约地下派对圈口耳相传的“It”聚会。

“我2018年从香港搬回美国，Bubble_T刚在Instagram上出名起来，”媒体人谭皓焱回忆道，“转眼间人们就开始热烈讨论起来。”谭皓焱谈到，给自己留下深刻第一印象的，是派对明晰的亚洲80-90年代的美学风格。他后来才得知，主创者中有中港流行乐的粉丝，才有纽约夜场千人跳起电音梅艳芳的盛景。

摄影记录Bubble_T的Alexandra Cuerdo则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她是第二代菲律宾裔移民，她在派对里感到共鸣的，则是派对里80-90年代的菲律宾嘻哈音乐，耸动一时的谋杀案受害者Linda Chen为灵感创作的艺术作品。

负责派对艺术设计的Nicholas认为，Bubble_T之所以能令亚裔酷儿产生共鸣，就在于其暧昧而含混的包容性。“我是菲律宾与丹麦裔的混血儿，我有自己的文化索引。搬来纽约之后，我接触到华裔、越南裔等不同的朋友，把每个人的文化碎片，带有敬畏感地放在一起。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”



Bubble_T派对中的参加者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vo

“这是感到‘被真正看见（seen）’和被‘代表（represented）’的区别，”

有趣的是，Bubble_T这样的派对，甚至比亚洲的同志趴都更为“亚洲”。

“我在香港住了七年，但不记得那里的同志夜场有什么实验性质的、非主流的东西。”谭皓焱回忆道，“（Bubble_T这样的派对）之所以独一无二，也是因为这种活动在亚洲反而几乎不存在。”一方面，亚洲同志夜场文化的审美与追求依然受到白人同志文化的强烈影响。另一方面，在亚洲本土生于斯长于斯的同志，并没有背负著作为文化少数的深重不安全感，无需在白人文化中反复寻找自己的身份。

“在Bubble_T这样的派对，亚裔身份则重要得多。”谭皓焱表示。

“美国亚裔”这个概念六七十年代才被发明出来，较之其他族裔更为松散，也不及捆绑国族边界的“日裔”、“华裔”、“韩裔”、“菲律宾裔”来得有凝聚力。但“亚裔”这个概念在Bubble_T的世界里，面对著带有异国背景的酷儿们，化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乾坤袋：老套陈旧的东方符号也好，八九十年代的中日时代曲也罢，越南与菲律宾的流行文化，参与者的似懂非懂，“东方”文化的若有还无，反成了凝结新一代亚裔酷儿们最好的精神：

在这一锅大杂烩里，每个人都面对著陌生而熟悉的文化，每个人都是故土的离散者（diaspora）。接受彼此的流散者身份，不必在白人的美学世界中为自己的无动于衷感到愧疚，还能在相近的人群中找到“他乡遇故知”的珍贵时刻。

“是真的把大家凝聚在一起，”谭皓焱回忆。“这并不像是其他同志酒吧的亚洲之夜，音乐雷打不动，装修没有变化，只是把一群亚洲人在空间上聚集起来。”

“这是感到‘被真正看见（seen）’和被‘代表（represented）’的区别，”Alexandra说。

未来：不再是窥探的旁观者

知名视觉艺术家Andrew Thomas Huang常驻洛杉矶。2019年6月，在和两位亚裔酷儿艺术家聊天时，大家不约而同提起来，为什么洛杉矶没有纽约Bubble_T这样的派对呢？

这随口一问，直接导致了洛杉矶地下酷儿派对QNA的诞生。

“每次参与QNA活动，我都会感慨，”Andrew在受访时表示，“哪怕在洛杉矶，我总以为我已经和大部分亚

裔酷儿混个脸熟了。但直到QNA，我才意识到，南亚裔、东南亚裔，身边有这么多不同的小圈子活跃在不同的世界里。亚裔人群有这么多自己的酷儿生活方式。原来离散者的群体，竟如此之大。”

除了QNA，Bubble_T在全美和世界各地还催生了一大批亚裔地下派对。在迈阿密有每月举办派对的Club Koi，多伦多有New Ho Queen，三藩市则有亚裔为主变装皇后团Rice Rockettes, VietQ是西雅图的越南裔酷儿组织……这一潮流的出现，靠的是少数族裔和酷儿群体，在积攒了多年的怨念之后在各自路径上的努力。



化妆舞会“Rat_Royal_T”现场。摄影：Alexandra Cuervo

“隐藏的现实和沉默的创伤，亚裔如何从一辈子的类似经验里疗伤？”

一方面，年轻的亚裔社群对“亚裔”标签和背后代表的经验，比上一代有更多的认同，他们也更有意识去发出多元的声音。用来交换泛亚裔迷音的秘密脸书群体“Subtle Asian Traits”在网上爆红，积攒了近两百万粉丝。影视作品诸如《疯狂亚洲富豪》、《寄生虫》、《Minari》、《别告诉她》取得了跨种族、跨地域的成功。而近来针对亚裔的仇恨言论与袭击，更激发了亚裔作为族群前所未有的团结与义愤。

而同志群体内部，也在反思自身欠缺的交叉性。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，逐渐在主流文化里带来不同的疑问：不荡失在白人文化里的同志经验是怎样的？如何讲出自己的故事？和Bubble_T同期活跃的聚会，更在过去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起来。Yellow Jackets Collectives有更多的亚裔女性酷儿成员，而早在2013年成立、以非裔/拉美裔为侧重的Papi Juice，也为新晋团体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发展经验。这些团体的侧重点各有不同，但都试图借用艺术与地下派对来为少数族裔寻找自己“如何作为酷儿存在”的空间。

“我们不再是外来者，从外往里窥探些什么，”Alexandra说，“在这一刻，我们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”

Bubble_T则是最成功的范例之一，获得媒体的广泛报道。其主创和参与者们，有不少更是活跃于美国文艺界。派对的常客杨博文，自《周六夜现场》写手起家又成为主演，主持播客Las Culturaritas广受欢迎，已然成为美国炙手可热的喜剧新星。





Bubble_T主创之一，Bubble_T的历史拍成纪录短片的导演Alexandra Cuervo（中）。

Bubble_T主创之一，导演Alexandra Cuervo更拿到了VSCO的投资，把Bubble_T的历史拍成纪录短片。而在纽约亚裔酷儿通过地下派对探索自己空间的故事，甚至被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CAA签下，亟待被改编成电视剧。Bubble_T甚至获邀参与美国华人博物馆（MOCA）的策展。派对的取单和布景，甚至成为了美国华人历史的一部分。

但与这些成功并行的，却是过去一年来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对亚裔面孔的仇恨与攻击。疫情间，众多派对由线下转移到了线上，但随著疫苗的逐步推进，线下派对重新开启似乎也重现曙光。但对于主办者而言，在疫情后的重开，却决非易事。

“现在最大的忧虑，就是安全问题，”Bubble_T负责布景的主创Nicholas在3月16日受访时表示，当亚裔在美国遭遇这般无端攻击的时候，“我们还能放心地告诉公众，我们这是一个为亚裔酷儿营造的安全空间吗？”

在接受采访的数小时后，他的忧虑就被最新的亚特兰大枪击案印证。在按摩店遇害的八名死者中，有六名都是亚裔女性。数日内，#停止亚裔仇恨 的抗议浪潮又掀起了新的浪潮。

“隐藏的现实和沉默的创伤，亚裔如何从一辈子的类似经验里疗伤？”枪击案发生后，Bubble_T的官方Instagram转载了一段话，“在一个拒绝看见我们的世界，在一个获益于父母辈沉默的世界，我们试图用残缺破碎的身份来保护自己。而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检视这些残缺破碎的部分。”

对Bubble_T而言，这种捡拾与重建，不仅需要悲痛、抗议与挣扎，它需要喜悦、庆祝与欢腾。

“记得那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派对，”Nicholas回忆道，他是当晚的灯光师。“变装皇后K Rizz登场，我把舞台灯聚焦到她身上。她不是直接登上舞台，而是从人潮中穿行上场。穿过海潮般的人群，全场为之疯狂。”

“她扮演著性感的圣诞老人，饶舌歌里唱自己是菲律宾公主。”Nicholas说，“我也是菲裔。当这一幕出现在你眼前，你知道你带来了这群接受彼此的观众，亲手打造了这一盛景。你会忍不住惊叹，这是永生难忘的时刻。”